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

宋 徐兢 撰

海道一

臣聞海母象水而與天地同為無極故其量猶天地之不可測度若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為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為海鰭出入穴之度淳屠書以為神龍寶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

肇海潮賦以謂日出入于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之進退率皆持臆說執偏見評料近似而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為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為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為陰而陰

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畧繫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之行遲月之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即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而

潮亦應之以遲于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于夜故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末三日未時四日未末五日申時六日申末七日酉時八日酉末也夜即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于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為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

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
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
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
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本於理之自然也至若波流
而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則又各有其形勢如
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則曰洲十洲之類是也小於
洲而亦可居者則曰島三島之類是也小於島則曰嶼
小於嶼而有草木則曰苔如苔嶼而其質純石則曰焦

凡舫舶之行既出于海門則天地相涵上下一碧旁無
雲埃遇天地晴霽時皓月中天遊雲四斂恍然如遊六
虛之表既不可以言喻及風濤間發雷雨晦冥蛟螭出
沒神物變化而心悸膽落莫知所說故其可紀錄者特
山形潮候而已且高麗海道古猶今也考古之所傳今
或不覩而今之所載或昔人所未談非固為異也蓋航
舶之所通每視風雨之向背而為之節方其風之牽乎
西則洲島之在東者不可得而見惟南與北亦然今既

論潮候之大槩詳于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苦嶼而為之圖

神舟

臣側聞神宗皇帝遣使高麗嘗詔有司造巨艦二一日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二曰靈飛順濟神舟規模甚雄皇帝嗣服羹牆孝思其所以加惠麗人實推廣熙豐之績爰自崇寧以迄于今荐使綏撫恩隆禮厚仍詔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

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
鷁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懾海外超冠今古是
宜麗人迎詔之日傾國聳觀而歡呼嘉歎也

客舟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
復令明州裝飾畧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
丈濶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攬
壘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

中分為三處前一倉不安艖板惟於底安竈與水櫃正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即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廩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窻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欄楯朱繪華煥而用帟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蓬平時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廩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為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縮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砥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鈎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砥著

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遊斫其用如大斫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桅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廡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桅惟入洋則用之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為橐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橐以關輕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艖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艖而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颿五十幅稍

偏則用利蓬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颿
十幅謂之野狐颿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
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
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蓬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
畏深惟懼淺閣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
常以繩垂鉛碓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
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衆情故若一有倉
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濶

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招寶山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保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誠諭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旨宣諭十四日丁卯錫宴

于永寧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
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禮物
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衛大夫相州觀察使直睿思
殿闕弼口宣詔旨賜宴于明州之廳事十六日戊辰神
舟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定海縣先期遣中使武功大
夫容彭年建道場於總持院七晝夜仍降御香宣祝於
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祠神物出現狀如蜥蜴實東海
龍君也廟前十餘步當鄞江窮處一山巍然出於海中

上有小浮屠舊傳海舶望是山則知其為定海也故以
招寶名之自此方謂之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鳴
金鼓張旗幟以次解發中使闕弼登招寶山焚御香望
洋再拜是日天氣晴快已刻乘東南風張篷鳴艫水勢
湍急委蛇而行過虎頭山水泱港口七里山虎頭山以
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定海二十里矣水色與鄞江
不異但味差鹹耳蓋百川所會至此猶未澄徹也

虎頭山

過虎頭山行數十里即至蛟門大抵海中有山對峙其間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謂之門蛟門云蛟屬所宅亦謂之三交門其日申未刻遠望大小二謝山歷松栢灣抵蘆浦拋碇八舟同泊

沈家門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篷委地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已刻霧散出浮稀頭白峯窄額門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

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開兩門其勢連亘尚屬昌國
縣其上漁人樵客叢居十數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
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雹歛至移時乃止是夜就山張幕
掃地而祭舟人謂之祠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配食之
位甚多每舟各刻木為小舟載佛經糧糗書所載人名
氏納於其中而投諸海蓋禳厭之術一端耳

梅岑

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風勁甚使者率三節人以小舟登

岸入梅岑舊云梅子真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
痕在石橋上其深麓中有蕭梁所建寶陀院殿有靈感
觀音昔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像欲載歸其國暨出海
遇焦舟膠不進乃還置像於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於
殿自後海舶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
像於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卽後來所作也崇寧
使者聞于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飾之舊制使者
於此請禱是夜僧徒焚誦歌唄甚嚴而三節官吏兵卒

莫不虔恪作禮至中宵星斗煥然風幡搖動人皆懽躍云風已回正南矣二十七日巳卯舟人以風勢未定尚候其勢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孰不爾至洋中卒爾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自此即出洋故審視風雲天時而後進也申刻使副與三節人俱還入舟至是水色稍澱而波面微蕩舟中已覺艤杙矣

海驢焦

二十八日庚辰天日清宴卯刻八舟同發使副具朝服

與二道官望闕再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陽總真符籙并風師龍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嶽真形與止風雨等十三符訖張蓬而行出赤門食頃水色漸碧四望山島稍稀或如斷雲或如偃月已後過海驢焦狀如伏驢崇寧間舟人有見海獸出没波間狀如驢形當別是一物未必因焦石而有驢也

蓬萊山

蓬萊山望之甚遠前高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尚屬昌國

封境其上極廣可以種蒔島人居之仙家三山中有蓬萊越弱水三萬里乃得到今不應指顧間見當是今人指以為名耳過此則不復有山惟見遠波起伏噴颺洶涌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顛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半洋焦

舟行過蓬萊山之後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勢益大洋中有石曰半洋焦舟觸焦則覆溺故篙師最畏之是日午後南風益急加野狐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

勝其勢故加小颿於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夜分風轉西北其勢甚亟雖已落蓬而颿動颿搖瓶盞皆傾一舟之人震懼膽落黎明稍緩人心尚寧依前張颿而進

白水洋

二十九日辛巳天色陰翳風勢未定辰刻風闕且順復加野狐颿舟行甚鈍申後風轉酉刻雲合雨作入夜乃

止復作南風入白水洋其源出靺鞨故作白色是夜舉火三舟相應矣

黃水洋

黃水洋即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即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雞黍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水之鬼云自中國適旬驪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此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幾遇

淺第二舟午後三拖併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還故舟
入海以過沙尾為難當數用鉛碓時其深淺不可不謹
也

黑水洋

黑水洋即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猝然視
之心膽俱喪怒濤噴薄屹如萬山遇夜則波間熠熠其
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惟見天日明
快及降在窪中仰望前後水勢其高蔽空腸胃騰倒喘

息僅存顛仆吐嘔粒食不下咽其困臥於茵褥上者必
使四維隆起當中如槽不爾則傾側輒轉傷敗形體當
是時求脫身於萬死之中可謂危矣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五

宋 徐兢 撰

海道二

夾界山

六月一日壬午黎明霧昏乘東南風已刻稍霽風轉西南蓋張野孤颿午正風厲第一舟大檣轟然有聲勢曲欲折亟以大木附之獲全未後東北望天際隱隱如雲

人指以為半托伽山不甚可辨入夜風微舟行甚緩二日癸未早霧昏暄西南風作未後激霽正東望一山如屏即夾界山也高麗以此為界限初望隱然迺後過近前有二峯謂之雙髻山後有小焦數十如奔馬狀雪浪噴激過山濺瀑尤高丙夜風急雨作落帆徹篷以緩其勢

五嶼

五嶼在處有之而以近夾界者為主定海之東北蘇州

洋內羣山馬島皆有五嶼大抵篤工指海上小山為
嶼所以數處五山相近皆謂之五嶼矣三日甲申宿雨
未霽東南風作午後過是嶼風濤噴激久之齒幸

闕三

字
甚可愛

排島

是日已刻雲散雨止四顧激霽遠望三山並列中一山
如堵舟人指以為排島亦曰排塚山以其如射塚之形
耳

白山

是日午後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亘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後風作舟行甚快

黑山

黑山在白山之東南相望甚適初望極高峻過近見山勢重複前一小峯中空如洞兩間有溪可以藏舟昔海程云是使舟頓宿之地館舍猶存今取道更不拋泊上有民居聚落國中大罪得貸死者多流竄於此每中國

人使舟至過夜於山巔明火與烽燧諸山次第相應以迄王城自此山始也申後舟過

月嶼

月嶼二距黑山甚遠前曰大月嶼回抱如月舊傳上有養源寺後曰小月嶼對峙如門可以通小舟行

闌山島

闌山島又曰天仙島其山高峻遠望壁立前一小焦如龜鱉之狀

白衣島

白衣島三山相連前有小焦附之偃檜積蘇蒼潤可愛
亦曰白甲苦

跪苦

跪苦在白衣島之東北其山特大於衆苦數山相連碎
焦環遶不可勝數夜潮衝激雪濤奔薄月落夜昏而濺
沫之明如火熾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六

宋 徐兢 撰

海道三

春草苦

春草苦又在跪苦之外舟人呼為外嶼其上皆松檜之屬望之鬱然夜分風靜舟行益鈍

檳榔焦

檳榔焦以形似得名大抵海中之焦遠望多作此狀唯
春草苦相近者舟人謂之檳榔焦夜深潮落舟隨水退
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櫓以助其勢黎明尚在春草
苦四日乙酉天日晴霽風靜浪平俯視水色澄碧如鑑
可以見底復有海魚數百其大數丈隨舟往來夷猶鼓
鬣洋洋自適殊不顧有舟楫過也

菩薩苦

是日午後過菩薩苦麗人謂其上曾有顯異因以名之

申後風靜隨潮而進

竹島

是日酉後舟至竹島拋泊其山數重林木翠茂其上亦有居民亦有長山前有白石焦數百塊大小不等宛如堆玉使者回程至此適值中秋月出夜靜水平明霞映帶斜光千丈山島林壑舟楫器物盡作金色人人起舞舞美影酌酒吹笛心自欣快不知前有海洋之隔也

苦苦

五日丙戌晴明過苦苦苦距竹島不遠其山相類亦有
居人麗俗謂刺蝟毛為苦苦此苦山林木茂盛而不大
正如蝟毛故以名之是日拋泊此苦麗人挈舟載水來
獻以米謝之東風大作不能前進遂宿焉

羣山島

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辰刻至羣山島拋泊其山十二峯
相連環繞如城六舟來迓載戈甲鳴饒敵角為衛別有
小舟載綠袍吏端笏揖於舟中不道姓字而退云羣山

島注事也繼有譯語官閣門通事舍人沈起來叅同接
伴金富軾知全州吳俊和遣使來投遠迎狀使副以禮
受之揖而不拜遣掌儀官相接而已繼遣答書舟既入
島沿岸乘旗幟列植者百餘人同接伴以書送使副及
三節早食使副牒接伴送國王先狀接伴遣采舫請使
副上羣山亭相見其亭瀕海後倚兩峯相並特高壁立
有數仞門外有公廨十餘間近西小山上有五龍廟資
福寺又西有崧山行宮左右前後居民十數家于後使

副乘松舫至岸三節導從入館接伴郡守趨廷設香案
拜舞望闕拜舞恭問聖體畢分兩阼升堂使副居上以
次對再拜訖少前叙致復再拜就位上中節堂上序立
與接伴揖國俗皆雅揖都轄前致辭再拜次揖郡守如
前禮退就席其位使副俱南向接伴郡守東西相向下
節舟人聲喏于庭上節分坐堂上中節分兩廊下節坐
門之兩廂舟人坐于門外供張極齊肅飲食且豐腆禮
貌恭謹地皆設席蓋其俗如此亦近古也酒十行中節

下節第降殺之初坐接伴親斟以奉使者復酌之酒半
遣人致勸三節皆易大觥禮畢上中節趨揖如初禮使
副登松舫歸所乘大舟

橫嶼

橫嶼在羣山島之南一山特大亦謂之案苦前後有小
焦數十繞之石脚一洞深可數丈高濶稱之潮至拍水
聲如雷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七

宋 徐兢 撰

海道四

紫雲苦

七月戊子天日晴快早全州守臣致書備酒禮曲留使者使者以書固辭乃已惟受所饋蔬茹魚蛤等因以方物酬之午刻解舟宿橫嶼八日己丑早發南望一山謂

之紫雲古橫嶼差疊其後二山尤遠宛如雙眉凝翠焉

富用山

是日午後過富用倉山即舟人所謂芙蓉山也其山在洪州境內上有倉廩積穀且多云以備邊鄙非常之用故以富用名之

洪州山

洪州山又在紫雲古之東南數百里州建其下又東一山產金盤踞如虎謂之東源小山數十環拱如城其山

上有一潭淵澄可鑑不可測是日申刻舟過

鴟子苦

鴟子苦亦名軋子苦麗人謂笠為軋其山形似之因以得名是日酉刻舟過

馬島

是日酉後風勢極大舟行如飛自軋子苦一瞬之間即泊馬島蓋清州境也泉甘草茂國中官馬無事則羣牧於此因以為名其主峯渾厚左臂環抱前一石背入海

激水回波驚湍洶涌千竒萬怪不可名狀故舟過其下
多不敢近慮觸暗焦也有客館曰安興亭知清州洪若
伊遣介紹與譯語官陳懿同來如全州禮岸次迓卒旗
幟與羣山島不異入夜然大火炬熒惑照空時風政作
惡舟中搖蕩幾不可坐使者扶持以小舟登岸相見如
羣山亭之禮惟不受酒禮夜分還使舟

九頭山

九日庚寅天氣清明南風甚勁辰發馬島已刻過九頭

山其山云有九峯遠望不甚詳然而林木叢茂清潤可
喜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八

宋 徐兢 撰

海道五

唐人島

唐人島未詳其名山與九頭山相近是日午刻舟過島
下

雙文焦

雙文焦其山甚大不異島嶼前一山雖有草木但不甚
深密後一山頗小中斷為門下有暗焦不可通舟是日
已刻自唐人島繼過此焦風勢愈急舟行益速

大清嶼

大青嶼以其遠望鬱然如凝黛故麗人作此名是日午
刻舟過

和尚島

和尚島山勢重疊林壑深茂山中多虎狼昔嘗有學佛

者居之獸不敢近今葉老寺乃其遺迹也故麗人謂之和尚島是日未刻舟過其下

牛心嶼

牛心嶼在小洋中一峯特起狀類覆盂而中稍銳麗人謂之牛心它處皆見之形肖此山而差小者亦謂之雞心嶼是日未正舟過此嶼南風小雨

聶公嶼

聶公嶼以姓得名遠視甚銳逼近如堵蓋其形扁縱橫

所見各異是日未未舟過其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九

宋 徐兢 撰

海道六

小青嶼

小青嶼如大青嶼之形但其山差小而周圍多焦石申
初舟過雨勢稍密

紫燕島

是日申正舟次紫燕島即廣州也倚山為館榜曰慶源
亭亭之側為幕屋數十間居民草舍亦衆其山之東一
嶼多飛燕故以名之接伴尹彥植知廣州陳淑遣介紹
與譯官卓安持書來迎兵仗禮儀加厚申後雨止使副
與三節登岸到館其飲食相見如全州禮夜漏下二刻
歸舟十日辛卯辰刻西北風八舟不動都轄吳德休提
轄徐競同上節復以采舟詣館過濟物寺為元豐使人
故左班殿直宋密飯僧畢歸舟已刻隨潮而進

急水門

是日未刻到急水門其門不類海島宛如巫峽江路山
圍屈曲前後交鎖兩間即水道也水勢為山峽所束驚
濤拍岸轉石穿崖喧虺如雷雖千鈞之弩追風之馬不
足喻其湍急也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而進

蛤窟

申後抵蛤窟拋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衆山之脊有
龍祠舟人往還必祀之海水至此比之急水門變黃白

色矣

分水嶺

分水嶺即二山相對小海自此分流之地水色復渾如
梅岑時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國王遣
劉文忠持先書使者以禮受之酉刻前進至龍骨拋泊
禮成港

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隨潮至禮成港使副遷入神舟午
刻使副率都轄提轄官奉詔書于采舟麗人以兵仗甲

馬旂幟儀物共萬計列於岸次觀者如堵牆采舟及岸
都轄提轄奉詔書入于采輿下節前導使副後從上中
節以次隨之入于碧瀾亭奉安詔書訖分位少愒次日
遵陸入于王城臣竊惟海道之難甚矣以一葉之舟泛
重溟之險惟恃宗社之福當使波神効順以濟不然則
豈人力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風颿為適從若或暴
橫轉至他國生死瞬息又惡三種險曰癡風曰黑風曰
海動癡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

不時天色晦冥不分晝夜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過此鮮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輒數十餘里而以數丈之舟浮波濤間不啻毫末之在馬體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為急而以操心履行為先若遇危險則發於至誠虔祈哀懇無不感應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黃水洋中三桅併折而臣適在其中與同舟之人斷髮哀懇祥光示現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故是日舟雖危猶能易他桅既易復傾搖如故又五晝方達明

州定海比至登岸舉舟懼顛幾無人色其憂懼可料而知也若以謂海道非難則還朝復命不應受重賞以為以死則自

闕七十一字

風歸日以北風初發明

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六日即達羣山島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發順天館十五

日丙寅復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蜊十七日戊辰至
紫燕島二十二日癸酉過小青嶼和尚島大青嶼雙文
焦唐人島九頭山是日泊馬島二十三日甲戌發馬島
過軋子苦望洪州山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嶼入羣山門
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阻不行申後東
北風作乘潮出洋過苦苦風入夜不住九日己丑早過
竹島辰巳望見黑山忽東南風暴復過海動舟側欲傾
人大恐懼即鳴鼓招衆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益猛午

刻復還羣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風正即
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巳亥午後
發竹島夜過月嶼二十日庚子早過黑山次過白山次
過五嶼夾界山北風大作低篷以殺其勢二十一日辛
丑過沙尾午間第二舟三副拖折夜漏下四刻正拖亦
折而使舟與他舟皆過險不一二十三日壬寅望見中
華秀州山二十四日癸卯過東西胥山二十五日甲辰
入浪港山過潭頭二十六日乙巳早過蘇州洋夜泊粟

港二十七日丙午過蛟門望招寶山午刻到定海縣自
離高麗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

宋 徐兢 撰

同文

臣聞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儒學所以美天下之化也樂律所以導天下之和也度量權衡所以示天下之公也四者雖殊然必參合乎天子之節然後太平之應備焉聖人之興必建歲正定國是新一代之樂而同律

度量衡蓋以至一而正羣動其道當如此仰惟國家大一統以臨萬邦華夏蠻貉罔不率俾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雖虞舜之時日東協伯禹之聲教南暨不足云也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者于今見之且圖志之作所以紀異國之殊制若其制或同則丹青之作何事乎贅麗謹條其正朔儒學樂律度量之同乎中國者作同文記而省其繪畫云

正朔

唐劉仁軌為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曰當削
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畧高麗帥其酋
長赴登對之會卒如初言史臣壯之然仁軌特服其方
耳未必其本心也何以言之臣觀麗人之事中國其請
降尊號班正朔勤勤懇懇不絕于口及為契丹所迫革
面從之而乃心朝廷葵傾蟻慕終不解於胸次豈用兵
之與用德固自有次第哉雖然近則易服遠則難懷若

麗境之望帝封邈在大海之外當其來也泛巨航駕便
風晝夜兼行十數日始達四明風或稍戾驚濤山涌竈
釜傾蕩涓滴之水不留且不可繫舟人往往絕粒甚則
柁折檣摧傾覆之變生於瞬息亦已危矣然自建隆開寶
間願效臣節不敢少懈以迄于今至與北敵則封境之
相距纔一水耳敵人朝發馬夕已飲水於鴨綠矣嘗大
敗衄始臣事之用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至
王詢大破北敵復通中國乃於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七

年遣使請班正朔朝廷從之後遂用大中祥符之號易去北虜開泰之名至天禧中北敵復破高麗殺戮其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哈窟敵留城中八月會西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駭懼引去仍強班正朔於詢詢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終二十二年清寧終十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太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百年而耶律為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敵之號又以未請

命于朝不敢輒用正朔故但以歲次紀年而將有請焉耳本朝之於高麗如彼之遠北敵之於高麗如此其近然而附北敵者常以困於兵力伺其稍弛則輒拒之至于尊事聖宋則終始如一拳拳傾戴雖或時有牽制不能如願而誠意所向堅如金石有以見累聖綏之以仁懷之以德內有以得其心固異乎北敵之強暴徒以力制其外也書曰協時月正日今北敵已滅佇是高麗之使以正朔為請而萬邦之時日月可協而正矣

儒學

東國性仁而其地有君子不死之國又箕子所封朝鮮之境習俗素稔八條之教其男子出於禮義婦人由於正信飲食以豆籩行路者相遜固異乎蠻貉雜類押頭胼趾躄

闕三字

幅父子同寢親族同擲僻怪也自漢武

帝列置四郡臣妾內屬而中華政化所嘗漸被雖更

闕

三字

視時汙隆乍離乍合然義理之根諸中者未嘗泯

也唐貞觀初太宗用魏鄭公之一言以仁義為治恢廣

學校崇尚師儒當是時與議大臣猶有疑闕未知其為

益者彼國乃遽遣其英秀子弟請教京師後長慶中白

居易善作歌行雞林之人引領嘆慕至以闕一百字

風從勃然雨化閭閻秩秩

服膺儒學雖居燕韓之左僻而有齊魯之氣韻矣此者
使人到彼詢知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又有清燕閣亦
實以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立國子監而闕二字 儒官甚備
新敞饗舍頗遵太學月書季闕二字 制次第諸生上而朝
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采下而閭閻陋巷聞經館書社
三兩相望其民之子弟未昏者則羣居而從師授經既
稍長則擇友各以其類講習于寺觀下逮卒伍童穉亦
從鄒先生學於戲盛哉且諸侯之就功實假天子之威

靈諸侯之作德實循天子之風化麗人之於中國海隅
侯伯之邦爾今也文物之富如此蓋自漸摩所致不亦
偉乎譬猶日月三辰假元氣以成列而其照耀闕見乃

所以為天之明草木百寶資元化

闕二
字

華而其歲穰藿

靡乃所以為地之文也若夫其國取士之制雖規範本
朝而承聞循舊不能無小異其在學生每歲試于文宣
王廟合格者視貢士其舉進士間歲一試于所屬合格
借貢者合三百五十餘人既貢又命學士總試于迎恩

館取三四十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賜第畧如本朝省
闈之制至王親試官之乃用詩賦論三題而不策問時
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辭之目雖文具而不
常置大抵以聲律為尚而於經學未甚工視其文章髣
髴唐之餘弊云

樂律

夫樂與天地同和而五聲之發原於五行八音之辨生
於八風清濁高下皆出於一氣而手舞足蹈有不期然

而然者則黃桴土鼓皆足以寓其聲而吐其和故自葛
天氏之時牛尾之歌已見於載籍後世聖人作樂崇德
而以金石土革匏木絲竹之物制為鐘磬鞀鼓壎篪笙
竽祝敔琴瑟箏篥之器以作以止以詠以間以合天地
之和而致神亦祖考之格至於寄象鞮譯之音亦用合
奏有鞮師以掌其樂有旄人以陳其舞有鞮鞻氏以合
其歌敔凡以與衆樂樂而樂以天下初無間於中外則
兼收博采所以示吾德之廣運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箎

不僭說者謂雅為夏樂南為夷樂二者合奏以成和而
協天地之中聲然後為備樂然四方異域飲食異和衣
服異制器用異宜則樂亦不得而同故東方曰鞀南方
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各有其義而不可以混淆
若麗人則東夷之國樂其本於鞀乎且三代之制商曰
大濩周曰大武箕子以商之裔而受周封於朝鮮則革
其鞀樂之陋者當有濩武之遺音賡襲制作經今千載
調聲應律雖有可采者熙寧中王徽嘗奏請樂工詔往

其國數年乃還後人使來必齎貨奉工技為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及請賜燕樂詔皆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今其樂有兩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右曰鄉樂蓋夷音也其中國之音樂器皆中國之制惟其鄉樂有鼓版笙竽虜栗空侯五絃琴琵琶箏笛而形制差異琵琶柱膠而不移又有簫管長二尺餘謂之胡琴俯身先吹之以起衆聲若女伎則謂之下樂凡三等大樂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絃坊一百

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餘人亦有柘枝拋毬之藝其百戲數百人聞皆敏捷特甚然以時王侯衣制未終工人執其器而不作聲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

權量

戴記曰制禮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魯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蓋王者之統御諸侯雖本乎德化刑威而所以一其政者尤以權量為先三代盛時必自王府出嘉量等器頒于邦國掌之以其官平之以其時

至於巡守又協而同之使無內外遠近之殊制然後為天子之政舉苟四方諸侯於此三者一有小易則黜削誅廢在法無赦孰謂其器用之末而可忽邪夫五度之制別於分寸於寸獲於尺張於丈信於伸於以度度物之短長五量之制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於以量度物之多寡五權之制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予以權度物之重輕然皆必以銅範之者乃取其同而不異所以同天下而齊風俗耳惜乎

周道東轍政失其柄晉之恊律者作長尺考鐘而失樂之中聲齊之相國者以大斗給民而市已之私恩唐之考歷者失玉衡璇璣之制則無以參天道三辰之行是其於耳目之近猶不能審其同於法度之中又況遠在海外之國隔鯨波而涉蜃島欲冀其一而同之豈不猶推舟於陸邪高麗為國去中華三千餘里自帝王極治亦在羈縻之域未聞有頒度量權衡而協其同者我宋龍興德符高厚而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妾以故

麗人稽首面內願為藩屏取正中國度量權衡用為標
的斯所謂仁恩橫流能懷帝者之未懷武誼遐騫能制
王者之不制乃者使人銜命適彼燕饗獲其賂遺之禮
舟人適市售其貿易之貨默識其長短之式多寡之數
輕重之等陰以較中國之法無或少若毫髮之差者並
賞其誠至也夫謹於耳目之所及者或慢於耳目之所
不及畏於刑威之所制者或侮於刑威之所不制今高
麗道途迂瀆國都跨遠既非耳目所可及而主上含洪

光大待麗人以寬典又非規規然尚刑威以制之彼乃
能遵用度量權衡若此其謹蓋其心悅誠服非勉強而
為然書不云乎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夫以關石和鈞惟
王府之有則其在私不敢改作而惟我法度之同亦宜
矣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附錄

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

曾祖爽皇任祕書省校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曾祖母葉氏贈建安郡太夫人

祖師回皇任朝議大夫贈光祿大夫

祖母林氏贈咸寧郡太夫人

父閔中皇任朝請大夫直秘閣贈少保

母葛氏贈衛國夫人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建州甌寧縣人自光祿始徙居和州之歷陽秘閣為鄂州法曹夜夢與黃冠師遊大澤中探懷出小削以授秘閣而去讀之蓋丁令威華表所留語也後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遷避秘閣寓居黃鶴樓上是夜實生公公生數月見字畫輒色喜踊躍至十餘歲穎異不羣作舉子業詞源浩然識者器之年十八入太學較藝數占高等試大比輒挫政和甲午歲以父任補將

仕郎授通州司刑暫事尚書郎徐禋被旨措置東南九路
坑冶實化辟公為幹辦公事靜江有黃麟者引大理國入
貢朝廷疑之詔禋覈實麟交通中貴人權傾五嶺靜江帥
周種憂懼失措禋以屬公公曰是固易辦耳呼其部曲來
前以立國歲月山川風俗雜詰之皆暗不能對詐狀遂白
雍丘闕宰以朝命攝事邑有兄弟交訟者久繫不決公至
飭守者設一席俾偕坐卧食必共器閱旬日乃感悟相持
以泣曰令君教我至矣願自新安敢計曲直其後更以友

愛稱里閭化之獄訟衰止京西部使者以佞倖進遣逃卒
二百輩築室邑中肆為暴盜一邑大擾公捕治之使者託
上冢得旨抵邑縱其徒鼓噪入獄盡解所縛以出公曰位
無高卑遵三尺法奉天子均也否則吾欺君矣欺君媚人
吾不忍為於是密掩其室復得凶黨聞所屬寘之法無一
人得逸者治譽著聞移攝鄭州原武縣事單車造官時提
舉炭事者挾其弟貴勢要功肆虐建委沿流造舟威震郡
邑械繫滿道檄公治後至者與慢令者公歎曰令不賢

不能庇民其忍至此極刑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
無辜害因訖息舊令貪虐病民公摩拊備至邑人詣闕
冀公即真爭具車馬迎公家屬祕閣不欲懇白相國乃
已燕國鄭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不
治者乎調濟州司士曹事未書考丁內艱服除監元豐
庫宣和六年高麗入貢請于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繼
遣給事中路允迪報聘即以公為國信所提轄入船禮
物官因譔高麗圖經四十卷詔給札上之其所自叙曰

漢張騫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
地形物產而已臣在高麗月餘館有兵衛出才五六至
於馳驅車馬之間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
歲之久而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繪畫紀次
殆無遺者非敢矜博洽飾浮剽以塵上聽蓋撫其實庶
幾報器使之萬一徽宗皇帝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
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學遷尚書刑部
員外郎時相冊免坐親嫌謫監池州永豐監丁外艱服

除授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奉祠主管南京鴻慶宮自是
三領台州崇道觀公資明銳遇事立悟撥煩濟劇出於
譚笑機張鍵閉人莫得而窺測孝悌自天性自敵犯淮
甸徙家信之弋陽自以先隴隔絕不勝悲思而光祿嘗
佐饒祕閣又嘗漕江東有祠在德興縣青雲佛宇公歲
時造祠下蒸嘗不少怠母兄今敷文閣直學士林至忤
時宰南遷莆陽公不遠千里走省之久之不忍去曰傷
在手足何暇顧妻孥哉公儻好施視貨財如糞土周

人之難急於謀身河南少尹許滂偕公渡彭蠡滂舟覆
公拯之全其家二百指且厚致饋滂後遣謝公一無所
取故人宋浦以事下大理當償錢四十六萬行丐於市
公褚中有茶券適及其數捐以與之浦獲免凡疏戚遠
近孤獨困窮公脫之於憂患助之以婚姻葬斂者蓋不
可以一二計也公鄙章句學而漁獵古今探賾提要下
至釋老孫吳盧扁之書山經地誌方言小說靡不肯通
在貴人前抵掌論事常傾一坐文詞雋敏立就下筆袞袞

不能自休尤長於歌詩過西楚霸王廟留二十八字中
書舍人韓駒見之曰後人殆不可措筆矣畫入神品山
水人物二俱冠絕嘗戲為平遠題長句其側以遺駒駒
每出以示人曰明叔詩為畫邪畫為詩邪雖濡毫漱墨
成於須臾而張絹素或經歲不顧世人所藏多出他手
或公所指授云公處事無大小皆妙有思致他人窮智
慮莫能及洞曉音律且善嘯間命倚笛和之聲嘹然猶
出其上塵飛幕動殆若鸞鳳羣集飲酒至二斗不亂與

客對必引滿先釀酒半譚辯風生或遊戲翰墨吹簫拊
瑟超然疑其為神仙中人也天下士聞公名率願納交
微賤小夫及門遇之亦必盡禮有所求無細大響應人
之有善喜若已有故所至人翕然親愛之雖蠻貊行焉
治圃數十畝名洗硯池幽勝聞江南自號自信居士奉祠
者二十年安於閒退若無足動其心者惟眷戀墳墓不
置紹興辛未歲還歷陽焚黃告歸及吳門被病卒嗚呼
以公抱負如此而自壯歲去國拓落無所施雖公處之

裕然而有志之士蓋為時嗟惜者或至於涕淚也公生以元祐六年五月八日終以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累官至朝散大夫賜三品服娶陳氏封宜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集早卒曰藏右承直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繼從兄朝奉郎喆之後後公十三年卒曰藏右迪功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女二人長適右奉議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次子師文次適右宣教郎知福州懷安縣事李棨孫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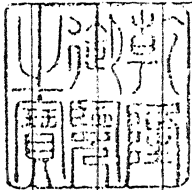
六人曰元老右修職郎曰同老曰明老曰洋老曰籍將
仕郎其一未名孫女八人長適左迪功郎鄂州州學教
授劉璧次適進士朱縉卿次適將仕郎俞闕餘未行諸
孤奉公之柩以是年閏十二月初一日乙酉葬于弋陽
玉亭鄉龜峯之吉原公家舊多騎省遺物世父贈光祿
大夫時中寶一硯旁著鼎臣二字嘗謂羣兒曰有能紹
素業者當以是與之時公始結髮能知憤激刻意篆籀
世父舉以授公而公之生有十歲來歸之兆故人謂公

為騎省後身初少保命公題咸寧墓碑不能成禱於佛
取般若心經習書之至實字偶見風幡飛動因悟體勢
自此擅天下重名徽宗尤所愛賞嘗召至禁中書進德
脩業四字袁丈許至業字公特出奇變行筆之叙留中
畫最後落脩勁端直如圓石墜千仞上駭異稱善左右
皆失聲其運筆精熟周旋曲折雖夜屏鐙漏無毫釐差
真行適麗超逸褚薛顏柳衆體兼備晚好作草尤逼懷
素天橫馳騁其用無窮天下言書者以公為宗小學家

之論曰自李斯變小篆而秦漢間無能繼者碑碣所傳
非特筆法無取而偏旁亦復舛誤由魏晉迄唐唯李陽
冰號獨步豈以此學中絕故陽冰得以冒此名邪元次
山之甥李康叔靜書浯溪岵臺二銘頗得秦法其視陽
冰霄壤矣而名不大顯事固有幸不幸哉騎省兄弟祖
述李斯小學奧雅克配叔重而公又繼之其原深矣斯
之遺迹火於嶧山自唐已不存歐陽文忠公集天下金
石刻甚備而泰山之詔僅有數十字大觀間河間劉跂

登山顛周視刻石始得其全然距靖康之亂才十餘歲
墨本之在人間者固無幾學者謬謂法斯果嘗多見也
哉公獲是刻寶蓄而諦玩之既盡得斯法而又考按三
代縛鐘鼎彝之器訓釋款識悉有依據至於大篆筆力
奇古其沈著處不異鑽刻若非毫楮所能成且復陶鎔
醞釀變入小篆離析偏旁昭合制字本意嗚呼前古名
筆固屈指可數矣九原不作後來尚有繼之者邪公歿
迨今十五年其葬也遽冰及銘孝伯世家歷陽且託姻

公門散迹公行事大略以俟作者紀而誌之鑿石寘墓
上謹狀張孝伯撰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附錄